月光蛹

空氣瀏海妥貼的垂在陶瓷般的額顙上，冷風定型的直長髮落在肩旁，女孩約莫六、七歲吧！大班抑或小一的年紀，穿著蟬翼似的睡衣裙，月光照射在小巧的肩膀以及平坦未發育的胸部，嘟起嘴做了一個撮口的動作，像是吹泡泡一般，輕輕地的自唇齒間吹出乳色的月光蛹，胚胎的形狀和大小，當蛹的氣泡一離開唇邊後便縹緲的飛向闃暗的夜中，變成空氣的一部分。

接著女孩自頂樓一躍，就像冰塊終將消融在水裡一般，再也看不見任何少女曾經存在的徵兆，僅能看見原本站立的後方，那輪充滿陰影與坑洞的月亮。

總是在半夜十二點準時清醒，燈光昏黃下，一截包裹著布巾的嬰孩被端放在柵欄似的嬰兒床內，以蟲蛹的姿態沉睡，桌面上擺著各式擠乳器：手動電動、單邊雙邊，這全是身邊娘家人與親戚好友樂捐給她的工具。她微笑的接收四面八方的好意即使幾乎使自己滅頂。先熟練的取來一個手動的Ａ牌，網路上榮獲眾多母者口碑一致稱讚的必敗神器，理由不外乎是好收納省力，容易按壓，組裝完畢後拉起上衣，將花瓣矽膠處對準乳頭，規律震動，吸乳。

閱讀著衛教手冊上的宣傳海報的標語與步驟，被切割頭部僅露出單側如滿月的乳房，與專心吸吮的嬰孩組構出一組聖母聖子圖，一陣努力望著矽膠奶瓶的奶白色液體，還是只有二十ＣＣ呀！每一次擠完後，她都會有種挫敗的感覺，其實早在第一胎生女兒時就知曉了，天生的冷底外加少奶奶，試過針灸、經絡按摩推壓、熱敷以及各種通乳方法，卻始終無法達到預期的奶量，為此婆婆不只一次未敲門便逕自走入她的房裡，將乾皴的指尖壓在她乳房上仔細檢查，最終因為醫生建議只有在夜間擠奶，才能有效增加奶量，於是她方從醫院返回家的月內，便得調好夜半鬧鐘，在眾人熟睡的半夜獨自清醒，好在胸前泌出源源不絕的汩汩春水，以餵飽小獸，不致因無法喝飽而夜半啼哭不休，連帶影響了同住人的睡眠品質，然而嘗試了這麼多個日子，奶量線卻始終停留在不多不少的二十ＣＣ，為什麼總如此呢？

抽完乳汁後如同失去水分的花苞，一對乳房以垂頭喪氣的姿態垂掛在胸前，取來乳霜將乳頭處輕輕擦拭，細小的齒痕在乳頭間拉扯出血絲似的冰裂紋，隨著孩子每次吸吮都帶了一點微微的疼，連使用吸乳器也跟著疼痛起來，並沒有痛到完全難以忍受的程度，身為女人，天生是很能忍痛的。

向窗簾縫隙望出去，這是第三次她遇見那發光的女孩了，淡乳色的光暈以一層蛹殼的形狀包覆在外圈，女孩長得不像夫家任何人，是誰呢？

她沒有探問，也沒有任何打算探問。

從三樓躡步下樓，先穿過先生二哥接著才是公婆的房間她來到廚房，扭開洗手台的水沖洗擠乳器，一樣的步驟，只是轉為拆解成一個個小零件，如果乳房也可以直接拆解開來，是否可以清楚的看出裡頭的乳腺乳葉與經絡，究竟是缺損了什麼呢？

洗手槽內，一抹果核似的陰影緩緩的蠕動，一隻陷溺在裡頭的蟑螂，她扭開水龍頭逕自沖刷，無視於這蟲子的載浮載沉，接著將擠乳器放在一旁滴水晾乾，乳汁放入擠乳袋中，冷凍保存。

相較自己的育兒房陰翳如蝸殼，一牆之隔的二嫂房間卻是明燦燦的春光，雪紡、縐紗、針織立領各式鮮妍華服以垂軟的花瓣自衣櫃淌出，二嫂與二哥結婚的早，協定出已婚不孕的婚姻模式，打從她搬入夫家，二嫂幾乎天天衣著未

見重複，即使深夜都可聽見隔壁傳來的韓劇主題曲，周末則是美甲沙龍護髮、健身中心瑜珈有氧、出入高檔餐廳大啖美食打卡上傳。

那天，趁著小孩熟睡時，她輕輕地撥開那久未開啟的衣櫥，數十件動人曼妙的軀體軟軟的垂掛在衣架上，像是空氣纏結的蛹，彷彿只要套入身軀後，便能蛻生出斑斕的表皮來。

她沒勇氣試穿牛仔褲，先取了一件號稱可以收腰縮腹的束褲，然而一開始便遭遇了困難，任憑怎麼吸氣，大腿始終也塞不進那一段肉色褲腳，扔下後換了一件皮質內搭褲，充滿彈性的深褐色黏上肌膚後，在鏡子裡呈現蟑螂節肢的質感，棄之敝屣後換了一件碎花雪紡連身長洋，卻發現臀腿處無法拉起拉鍊。

褪下衣服後已經滿身汗味了，她將網上傳言可以纖瘦的乳霜厚厚一層塗抹在軀體上，瓶的罐的軟管的家庭號的一字排開，先倒了一些唐辛子乳液在小腹處以順時針的方向大力塗抹，彷彿這樣就足以褪去一層皮下脂肪，接著是兩側的蝴蝶袖、左右大腿，擦完後又瞥見鏡子內容顏略為拉垮的自己，遂再取來化妝水精華液朝臉上擦抹。

然而就在此時，沉眠的小獸呈現微微姿態地扭動，接著以驚人的肺活量啼哭起來，她手上還還有尚未擦拭完畢、五元大小的精華乳霜，為了避免浪費她一面以指腹點在臉上細心按壓，一面折返餵奶的同時卻被一截絲質百褶裙給絆倒，砰一聲扶住桌腳拉扯椅背上的絲光棉長袖襯衫，也連帶拉扯了一串瓶瓶罐罐，砰一下所有容器全面撞擊上地面，化妝水濺灑出來，眼霜蓋子碎裂，水的乳的膠的各種液體漫漶在一起，沾黏在天鵝絨針織棉質真絲的長褲長裙內搭長版上。

悶熱的月子房內，汗垢油垢混合著乳霜沾黏在皮膚上的體味發酵成一股難言的氣息，隔壁二嫂不悅的敲門聲砰砰撞來、婆婆在樓下的切菜砧板聲，以及小獸接連不斷的啼哭聲響，望著眼前的景象，不知為什麼？她的乳汁與眼淚都無法分泌出來。

那天才剛下班，男人便風急火燎的送她去醫院，雖然已經生產了數次，但她還是很不習慣在男醫生面前褪下胸罩的感覺，經過觸壓診斷後，醫生宣告她得了乳腺炎。

在護士按壓下，阻塞的乳腺與眼淚同時疏通而出，回程男人順便訂了一箱配方奶，「一開始買配方奶就沒事了，買的多還會送玩具呢！」一副早知道就如此的事後諸葛口吻，彷彿困在乳房內的傷口都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了。

以前是為了增加奶量，現在則是為了預防乳腺阻塞，奇異的是經此一役乳汁卻是多了起來，慢慢升高至５０、６０ｃｃ，隨著數小時後的一陣陣刺痛半夜醒轉，胸前滿脹乳汁的水球壓在上身，她疲憊且下意識取來吸乳器，以紓解上身的腫脹與疼。

隨著手動擠乳器的固定收縮聲，眼神瞥向柵欄內，一抹小小乳色、半透明的若蟲，自她的孩子身上輕飄飄飛起，以空氣的姿態穿過牆壁，來到了陽台的花園間，她聽見歌聲，那是小小的空氣蟲在唱歌。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月光下每一隻空氣蟲都有著雲母一樣的質地，六面晶體般的複眼，不知怎麼，她一眼就認出她的孩子是哪一隻，她心臟跳的很快，擔心一出口，就嚇著了孩子們，他們乖巧的在女孩指揮下唱起歌，女孩似乎有點不一樣了，原來她長出了小小的胸部，像兩朵吹氣的花苞懸掛胸前，渾圓堅

挺卻能抵抗地心引力。

她注意到女孩的眼睛沒有瞳仁，正確來說應該是有瞳仁，只是瞳孔形狀是受到月亮的圓缺而變化，當天空上出現小指甲時女孩的眼球就會漂浮著兩片下弦月，滿月前夕女孩的眼球就會呈現貓科的奎凸月，為什麼會這樣呢？女孩的眼球和人類不一樣，受到月亮而非日照影響，自有其規律。

空氣蟲吟唱的旋律裡聽不出有任何的歌詞，唱的聲音像是一個又一個的泛音，發出一種空氣振動卻又循環疊加的效果，一曲終了，一隻隻若蟲在女孩的指揮下飛向天空的不同方向，僅有她的孩子以蠕蟲的姿態緩慢的爬向一旁的花圃裡，宛若鹽溶於水，消融在土壤間。

趁著小獸睡眠的空檔，她來到花圃間，陽台上種植的白水木像一隻向上承接雨水陽光的掌心，在一旁則是紫花的錫葉藤，攀緣的葉子延伸到三樓之上，四面生長的菱形狀葉子以鳥巢的形狀，覆蓋著下方一長排紫穗的西班牙薰衣草，以及尚未變色的白雪木，最靠外頭生長著一大叢白雪雞蛋花的下方，便埋著孩子化成的月光蛹。

那一叢叢白雪雞蛋花像是高聳、充滿包覆的傘，又像一隻柔軟的厚掌，妥貼地覆蓋著底下等待羽化的蟲蛹，她靠過去檢點了一番，但仔細一看忍不住皺起眉頭，新生的嫩葉與花朵間卻寄生了灰白色的粉介，拿起剪刀帶著剪斷空氣的觸感，枝葉傷口處竟冒出了豐沛的乳色汁液，彷彿足以餵養所有羽化新生的月光蟲，一滴滴地落入土裡。

她蹲下身子掘土，黑色的土堆內可見數十隻軟白的蟲子，像一截軟嫩的指腹，以口器咀嚼的腐植質。

所有鞘翅目的幼蟲在未變態前，長的都是幾乎一致的形貌，直到成蛹後長出堅硬的外殼與犄角，才能分辨出是甲蟲、鍬形蟲還是獨角仙。

她和男人是長輩介紹認識的，自己的樣貌稱不上好看，這點打從學生時期就知曉了，但唯獨胸前掛了一對豐碩的乳房，隨著青春期的到來腰圍與乳房、手臂彷彿同時被灌了氫氣似的快速膨脹。

因為這對胸器，運動跑步、逛街買衣服時總會感到些許不便（與曖昧的視線）記得一次護理課時，老師播放了乳癌的衛教影片，當螢幕中的女人赤裸著上身，以雙手按壓示範如何檢查硬塊（指尖碰觸到硬塊是什麼樣的觸感？像是按鈕抑或是十元硬幣嗎？）幾個男同學發出木蘭飛彈波霸的聲響，還做出了擠ㄋㄟㄋㄟ的動作並大笑了出來，護理老師皺了眉頭發出了一個禁聲的手勢（不知怎麼嘟起嘴來反倒像是在吹氣），老師瘦削的身子像是過度修剪的植栽，帽子底下隱約可看見稀疏的落髮，同學傳言她已經切掉了一側乳房（聽說胸部越大確診的機會也會增加），她不禁有種哀愁的預感，存在或不存在，都不是問題所在。

打從和男人結婚以來，她其實沒有想要那麼快生小孩，也想過幾年舒心的生活，但或許是體質原因，方結婚沒多久就受孕了，誕下第一胎後，她明裡暗裡勸男人盡快去進行結紮手術好一勞永逸，卻被男人拒絕了，婆婆也說：還在餵母乳就不會懷孕，究竟是緊張什麼呢？不料返回職場工作後不過一個月，再度發現驗孕棒上的兩條紅線，當下在公司廁所裡險些崩潰大哭。

雲朵輕薄如蝶翼，流淌在明亮的天空間，午後的陽光曬得她些許暈眩，卻又有些手足無措、但更多的卻是難以言喻的驚喜，回想自己已經多久沒有自那陰暗的蝸殼內走出呢？

行走在街道上，每一個鮮妍的店招都以獨行詩的姿態吸引她去閱讀，宋體標楷瘦金行楷，像一本本剛印刷好的出版品在眼前等待著讀者以眼翻閱，每一寸軟糯的陽光都像是一個小巧的熨斗，熨平了她肉體與心靈的皺褶，感覺身軀像一寸茶菁落入水中釋出溫暖的茶香，周圍都是明亮的色澤、淡雅的香氣。

今天其實有點偶然，因為收到的信用卡帳單需要本人處理，因此婆婆幫她接手半天嬰孩的照料使她得以出門，又在銀行比預料還快的時間有效率的將帳單與存簿處理完畢，此刻她離約定返回的時間尚有三個多小時。

不遠處便是捷運站，出口處停放著一排橘色的ｙｕｂｉｋｅ，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感覺了，她躊躇著要搭乘捷運抑或騎乘ｙｕｂｉｋｅ到離這裡更遠不屬於這裡的地方，此時三月春光勾留了她的影子，一張海報中，未婚未孕的女明星代言的胸罩，空氣瀏海與冷風定型的黑長髮，瓜子仁似的尖下巴臉蛋與眼瞳（不知為什麼眼球漆黑的瞳仁比一般人還要大），穿著真絲胸罩露出一對滿月似堅挺、看起來從未哺乳過的乳房，勾住了她的一雙眼，於是她走入店間。

整潔的店內陳設了各式名牌絲巾手提包鞋子，她一一試戴比劃，其氣場強大彷彿足以買下整間店，然而她擁有的僅有一個下午的空閒時間的奢侈。

試衣間裡，此時她正將一件宛若空氣般透薄的真絲襯衫貼合在皮膚之上，就在前日，二嫂穿了一件粉藕色的絲質襯衫，上頭繡了赭紅色的山茶，她情不自禁的從洗碗槽裡稱讚好看，二嫂回了什麼呢？約莫是洗碗中水龍頭的水花聲太大影響了她的聽覺，此刻她請銷售小姐自櫥窗內那一尊高佻的塑料模特身上，將上衣給剝下，對著鏡子左顧右看，膨脹的胸部像是充滿液體的氣球在第二顆扣子處繃的死緊，因而擠壓了下方突出的腰腹贅肉，穿起來怎麼也不似模特身上的效果，更不似二嫂穿起來的效果，她深吸一口氣，雙手開始按壓腰腹上的各個贅肉，但脂肪卻怎麼也無法以塑料的姿態任她推移到想要的地方，隱隱約約鏡中她恍惚看見了那一尊白皙的塑料模特、又像穿著得體衣架子的二嫂，覷著眼睛朝她笑。

感覺胸前先是一點點細微的刺痛，接著開始有硬化的感覺了，像是自肉身長出一對堅硬的石塊般，那一對體內自建的鬧鐘正提醒她該返回哺乳，突然襯衫前像生長出兩朵的恣意的水花一樣，在半透明的真絲上渲染開來，她一個警覺不好，褪下衣服一看，此刻胸罩間已是濕透不已，乳汁直接滲透出來了。

她風馳電掣的換好衣服後，拎著這件輕薄的幾乎感覺不到存在的上衣走至櫃台，然而上頭近五位數價位令她內心一陣抽痛，但她沒有多餘的選擇，她只擔心當櫃姐在整理衣服放入紙袋時，會不會觸摸到絲質上衣濡濕的液體，以及嗅到一股難言、又羞恥的乳味。

返回家後還未褪下鞋子，她便在玄關處聽見間斷的啼哭聲響，隨著哭聲一陣陣海潮似的襲來，胸部的刺痛感也一陣陣的收縮與擴張，然而更令她難以忍受的是會陰處一陣疼痛，隨著膀胱飽脹的尿意傳來，雖然生產時做了會陰切開術，但傷口仍舊是裂開到肛門附近，加上對麻藥過敏，隨著醫師將針線一次次的穿插入期間，親身的體驗傷口處的每一寸縫紉，此後只要七八分尿意，便隱隱感覺傷口一陣陣的撕裂與痙攣，像是一個過度承擔內容物的紙袋，接縫處即將破裂。

此刻的她上漏下濕，放好東西只趕著去廁所解決需求，然而在二嫂與二哥的皺眉下，男人直接下了指導棋道：「算了，媽妳去泡配方奶好了，雅婷你不用麻煩了！」當快速沖泡的奶粉與開水迅速融合成一體，順著奶嘴灌入小獸的口腔之內，啼哭聲終於休止，取而代之的則是婆婆一邊餵奶一邊哼唱的曲調。

等到她意識自己的處境時，已經沒有自己存在的位置了，於是她只能識相地返回房間，取出擠乳器開始規律的泌乳，但此刻卻又怎麼也擠不出任何乳汁來，那原本氾濫過剩的乳汁不知何時已經收縮殆淨，耳邊一面傳來婆婆的歌聲與間歇的啼哭聲，乳房也一次次規律的刺痛起來，將手動的吸乳器對準乳房，還是一滴也吸不出來。

扔下手動換了雙邊電動，無用。

又換了一款粉色造型的醫院專用的單邊電動，還是無用。

最後拿出白色貝殼機型小巧好收納無聲靜音的機台，依舊無用。

隨著一陣陣的抽痛，什麼都擠不出來。

她試著將乳房上的硬塊給推動，不知何時原本僅是十元大小的腫塊，此刻已經幾乎擴張到全部了，但卻徒勞無功的。那日她穿回上衣在男人陪同下前往醫院，醫生宣告乳腺炎復發，打了一針抗生素服用止痛藥後，並做了清創引流手術，醫生解釋道：「還是可以繼續餵乳，不用擔心。」但換藥時護士低聲詢問：「看要不要乾脆打個退奶針算了，畢竟抗生素對小孩的影響仍是未知，犯不著冒這個風險。」

清創一周內她仍是日日夜間起身泌乳，只是擠出的從月白色的乳汁，換為淡黃色的膿瘍而已，輕輕觸摸著自己的乳房，失去內部乳汁的支撐後，彷彿垂軟的布袋軟趴趴的垂在胸前，只剩下十元大小的腫塊處，堅硬渾圓，像是一個按鍵。

站立在水槽前，水龍頭嘩啦啦的流著，沖刷著裡頭的砝琅鍋陶瓷平底鍋岩盤大理石紋餐盤，手持菜瓜布洗刷，此時她聽見了一陣哭鬧的聲響，大寶此刻正窩在不遠處的客廳那一方用巧拼與安全柵欄隔離的遊戲區內，裡頭擺滿了假馬假火車假麵包假蔬菜，不知是掉了玩具還是發生了什麼事，大寶不斷的哭泣著，兩歲左右的孩子正是貓狗嫌的年紀，最頻繁出現的詞彙便是不要，她關好水龍頭擦好手扔下一水槽的食器走向前安撫了半日，好不容易從那含糊不清的詞語拼湊出她要拿扔到外頭的球，她覺得這個年齡的幼兒就和若蟲沒什麼兩樣，僅憑本能生存沒有思考，需求沒有當下獲得滿足便撒賴在地面哭鬧以哭聲換取注意力，一但達成需求後又瞬間得到了滿足。

此刻她瞥見二嫂提了一籃子衣服下來後，開了廚房後的門僅僅自縫隙看了一眼便瞬間砰的一聲，她曉得這是三樓間隱藏的默契，此刻洗衣機的衣服應當已經洗淨，等著將一個個半身全身的濕潤潤人形懸吊在曬衣繩上，彷彿經過一晝夜的日曬脫水殺菌晾乾，便能回復平坦無皺褶的人生，她得快點將衣服從洗衣機內取出，才不至耽誤二嫂洗衣曬衣的時間。

她叫了隔壁沙發上的男人，沒回應。

又叫了第二聲，依舊沒回應。

她叫了第三聲，婆婆上前道。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你跟我說我來幫你，男人上了一天班給他休息吧！我們那個年代的女人當妻子都是很體貼的，不會讓男人下班後還要帶小孩或是做家事，這樣太累了，還有聲音不要那麼大聲，我們這裡是公家壁隔音不

好，怕會吵到鄰居。」

語言的硬塊卡在咽喉裡，之前就是這樣的，她請男人幫忙婆婆便會出場，真的低下聲請婆婆幫忙其他家人就會出場，她熟悉這種模式也太習慣這種模式帶來的苦頭了，望向身陷在沙發之內滑手機、背景版似的男人，她只有吶吶道：「謝謝媽，不用了。」於是她轉過頭將一件件的衣服攤開以衣架拉扯出人形，用夾子夾死在晾衣繩上，返回廚房繼續洗一水槽的碗，返回客廳再度將落在外頭的球扔回嚎啕大哭的小獸前。

輕輕揉了耳朵，一只蛞蝓以黑夜的姿態自耳殼滴出，順著蛞蝓的腳印，撥開深層漆黑的腐質層內，她看見自己羽化的孩子，月色剔透下，琥珀色的蛹殼輕輕的包裹著裡面的完熟的軀體，這是一個將近是十歲左右的孩子吧！端正挺拔的鼻梁，眼睛半閉半張著，雪一般的下巴，生著細軟烏黑的頭髮，以一秒一次的規律頻率呼吸。

她的心猛然的跳了一下，這是她的孩子，模樣正是她心目中長成的那樣清秀好看的模樣，彷彿等到睜開眼睛的一刻就會用米麴般薰人的嗓音開口叫媽媽，溫柔的摸著她的每一寸傷口，新的舊的，直到流出膿瘍傷口結出癒合的花苞，然後好聽話好聽話的，陪她一起做家事。

「雅婷最近是怎麼了？看她好像心不在焉，有時還對著空氣默默說什麼話，她是不是生病了？」

「她狀況要是再惡化下去，恐怕就要看醫生了，這段時間先不要給她帶小孩好了，昨天有一則新聞報導你看到沒：講一個新手媽媽因為晚上餵奶時不小心睡著了沒有幫小孩拍背，結果早上起來才發現小孩溢奶窒息，我看到那個新聞真的很害怕，雅婷之前天生就沒有什麼奶，弄了老半天小孩還是喝不飽，半夜哭鬧不停，我和欣欣在隔壁老是備受干擾，睡眠中斷很多次，但這還是小事，雖然現在不用餵奶了，但我擔心的是萬一她不小心，你知道的.....」二哥與婆婆的對話以一牆之隔間斷的傳了過來。

聲音像是泡沫般浮起又沉寂了下來，彷彿有人在腦袋裡按下了無聲鍵，胸口的堅硬處又開始隱隱發疼起來，她其實一直想找個時間去照照超音波，但哪抽的出身來。什麼都聽不見了，此際只有一念竄出：我要和孩子被分開了，一想到此點，她的腦袋便暈眩起來。

拉了椅子坐下，喝水，腦中卻是鬧哄哄的，像是同時有數十著鞘翅目的甲蟲在腦殼內羽化飛舞，撞擊來去，聽不清外界的聲響。

「這個麻煩你一下喔！」二嫂手拿一包塑膠袋包裹的物體在眼前招搖，她一驚，那是她孩子化成的蛹，經歷過數越深埋的羽化後，即將要變形為鞘翅目的戟蟲，怎麼會在嫂子手上？

「這是我和同事合購的土雞肉，麻煩你今天晚上煮好嗎？我還帶了一包冬蟲夏草回來，料理很簡單，只要加兩碗水在外鍋，把雞肉和藥包丟下去用電鍋一起煮，就可以吃了，今天寒流正好來了，晚上大家一起冬日滋補。」沒察覺她的神情，嫂子逕自說道。

或許是逆光的關係，嫂子整張臉、整個身影黯淡的像是要成為影子的一部分，只有塑膠袋是發著冷冷的螢光，塑膠袋裡那蛹正在滴著鮮血，而另一小包裝中每一隻都是尚未長成、曬乾脫水的空氣蟲，此刻牠們就要全部放入電鍋中被殺死，吞食掉了，一想到此她忍不住後退起來道：「不要。」

「怎麼了？你不喜歡吃雞肉嗎？」聲音以固體的姿態逐漸凝結固化，堵塞在她的耳膜間，黑影跟著黑影一層層逼來。

「雅婷你怎麼了！」

她拿起菜刀一個顫抖，隨著手臂不規律的晃動，她聽見了尖叫依稀混合著一點點鮮血的氣味，但她不管不顧的奔向前，將那包包裹在塑膠袋裡的蛹給搶過來，直奔向三樓外的花圃，拿起鏟子站立在那一叢半身高的白雪雞蛋花面前，那原本枝繁葉茂的枝幹，因為粉介擴散的關係，已經落下了許多片手指似的葉子，白色的粉介恆以黴菌般的姿態附著葉片之上，然而怪異的是儘管遭受感染宛若癌末的枝幹間，依舊盡職的自傷口處汩汩分泌著乳汁，都已經被感染成這樣了，雞蛋花難道不會疼痛嗎？

她彎下身子，以鏟子朝花圃挖掘，想將塑膠袋中的孩子給埋回土壤深處，約莫挖掘到一尺深之處，卻見漆黑腐植質與乳白色指頭般的雞母蟲緩緩蠕動間，以月白色螵蛸包裹著孩子，恍若於長夢不醒的大寐，始終完好無損。